

廣西何處數千本

序全書提要於
家亦罕有蒐羅者

遇毛君之六十種而
今日皆絕不覩餘亦

就其脣吻今莫知
心亦不可同矣明季

諸王之圖必以罪罰

元曲選首卷不確
并散失不自今日始

文陽之曲目無名氏
并散失不自今日始

刻立集里堂著重南
加錄傳奇案段本齋

三言稿未完其失
十三種漫益以曲改

參校諸家並各種
二十斧視黃氏

幻象世界中的 文化与人生

『西游记』

何锡章 著

读好书 文库



幻象世界中的
文化与人生

『西游记』

何锡章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总 序

卞孝萱

自从中央电视台开播“电影频道”以来，人们坐在家中便可欣赏中外的优秀电影，实在方便，故为广大观众所欢迎。最近又有一件非常可喜的事：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在规划“家庭书架工程”。这项工程拟精选出 300 种中外名著，对每一种名著撰写一册融知识性与学术性为一体的介绍性著作，构成一套大型丛书，名之曰《读好书文库》。家庭里的书架上放置一部《文库》，认真阅读消化，便可了解 300 种中外名著的基本情况，领会这些名著的精华。这项工程向成千上万个家庭传播中外优秀文化，可谓功德无量。

具体地说，《文库》有三大特点：

一、《文库》精选了 136 种中国名著和 164 种外国名著。读书人拥有 300 册介绍性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便可在家庭中坐享中外文化对话、交流之乐。

二、《文库》依据统计的结果，尊重群众的意见，从而选出 300 种中外名著，不带有个别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为了适合不同知识结构的读者，在选定书目时，并考虑到英、法、美、俄以外国家的作品和文学以外的作品，是很周全的。

三、为名著撰写介绍性的文章，在中国以汉代刘向所撰《叙录》为最早，以清代集体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最大。《文库》继承这个优良传统并有所发展，为 300 种中外名著撰写了 300 册介绍性的著作，而不是 300 篇小文章，篇幅大大扩充了，包涵的内容大大丰富了。除了介绍每种名著的作

者、成书过程、内容及其价值、版本与流传、整理、翻译、被改编等情况之外，还介绍每种名著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对读书人的影响，以及中外学人对它的评价；不仅有导读，还对名著的精华部分进行摘录。可以说《文库》推出 300 册介绍性的著作，显示了世界文苑的无限风光，有助于读者对 300 种中外名著的接受和理解。

我已是 75 岁的老读书人了，对《读好书文库》的问世，颇有感触。

我出生于扬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家道没落，无钱上学。幸好家中尚有藏书。这些藏书，使我从小养成爱读书的习惯。由于家中所藏的都是线装古籍，潜移默化，感染熏陶，使我走上了研究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之路。假如我出生在科技或艺术专业的家庭里，自幼所接触到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我的爱好，我选择的专业，便可能与现在不同。可见家庭藏书对下一代人的引导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家庭书架工程”将给千家万户带来藏书、读书、爱书的新局面。世界上的书，浩如烟海。爱读书，但不可能所有的书都读。要区别哪些书是重要的，哪些书是次要的，哪些书是价值不高的。从而决定重要的书精读，次要的书略读，价值不高的书可以不读。一句话，要精读名著（“好书”）。现在《文库》选定了 300 种中外名著，节省了读书人自己选择好书的时间，可无需自行摸索，免走求知弯路。300 册介绍性的著作，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可读性，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并为读者进一步研究原著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读书忌狭隘，知识贵广博。家庭中有《文库》，读好书的条件具备了。像我家过去限于条件只有线装书的憾事，就不再有了。

写到这里，回忆起我的青年时期，自己感到只读中国线装书是不够的，要补读外国名著才行。但我是孤儿，买不起书，只有向朋友借一些外国名著的译本回家读。俗话说：“有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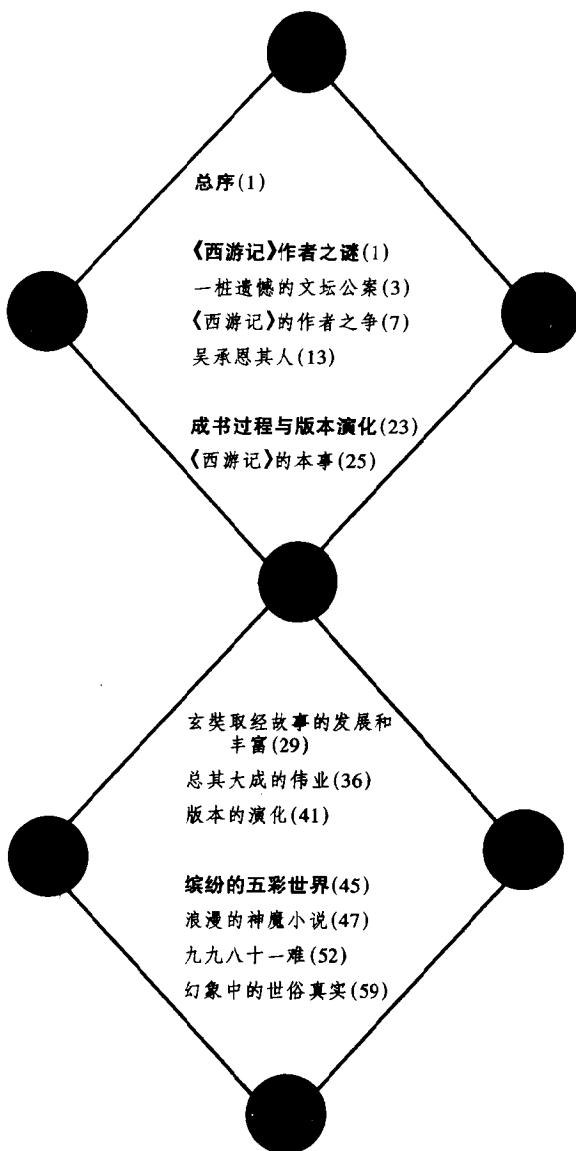
还，再借不难。”为了守信用，及时向朋友还书，逼使我快读，并把书中的精华亲手抄写下来（当时没有复印技术）。图书馆的藏书，是不外借的，当我想读某一部书时，只有到馆中去读。为了争取时间多读一些，开馆之前，我就到馆门口等候开门，做第一个读者，直到闭馆才回家，中午到图书馆的读者休息室，喝杯白开水，吃馒头充饥。这个抓紧时间读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老年。现在当我得到一本喜爱的好书时，仍然是废寝忘食的一口气读完。《文库》进入千家万户后，希望书的主人不要因为好书得来容易而放松了阅读。我在多年来指导我的博士生读书治学时，就常常特别指出这一点。

“家庭书架工程”使千家万户的生活更富有高雅的情趣。好书，是杰出的作家学者耗费多年乃至一生心血写成的。300种中外名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家庭中有这样一个书架，一家人就像打开了心灵的门窗，可以放眼看到色彩瑰丽璀璨的中外文化世界。这对于家庭成员知识结构的充实，精神境界的提高，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茁壮成长，都是很有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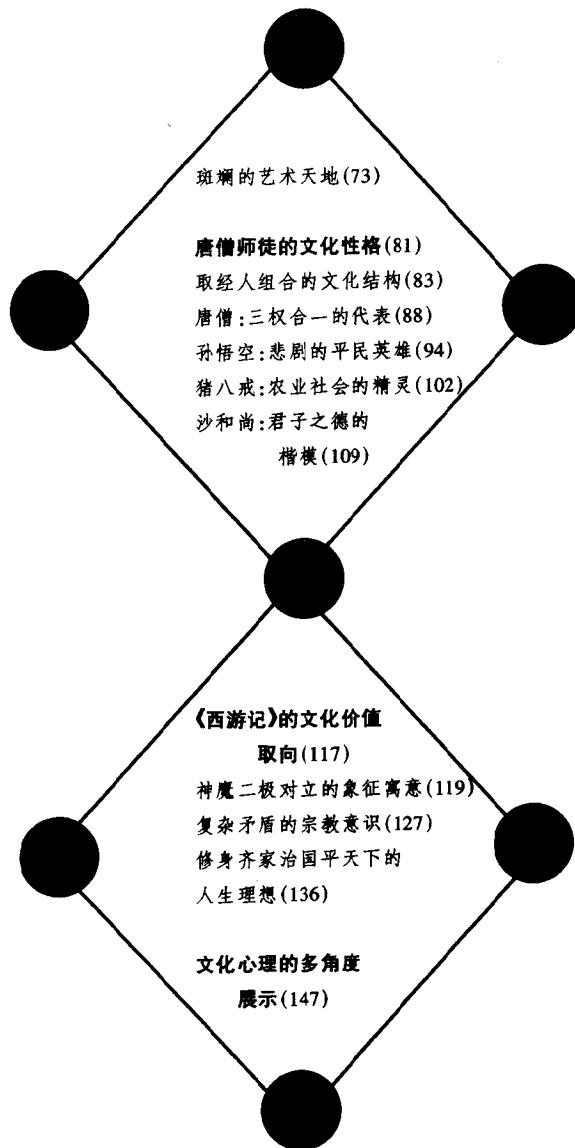
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人类正在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力量，拥有知识，才能迎接未来。在世纪交替之际，云南人民出版社抱着时代的责任感，规划了“家庭书架工程”，好比播下知识的种子，将在千家万户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看到《读好书文库》出版，自然是万分高兴，特为撰序，并附致以热烈的祝贺，表示衷心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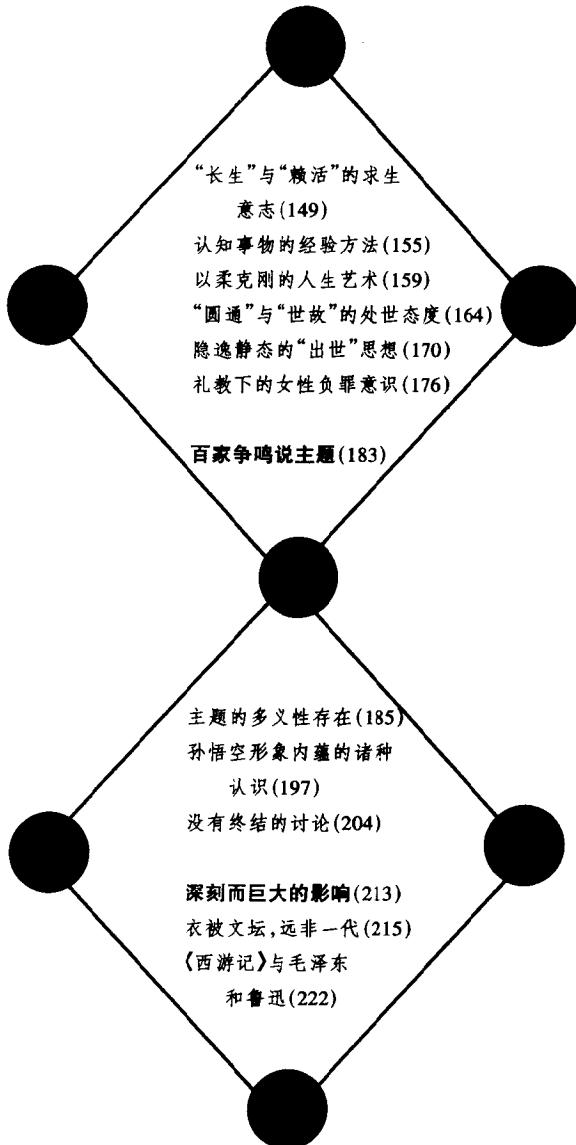
1999年元旦于南京大学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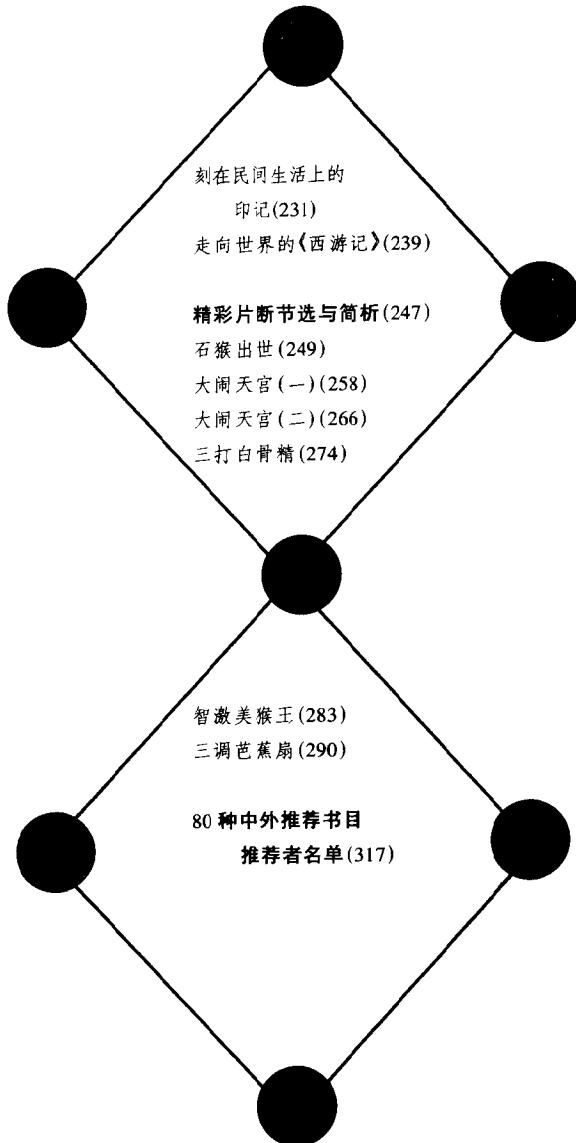
目
录





目

录





《西游记》作者之谜

现通行的文学史认为，《西游记》故事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是吴承恩。他在民间长期流传的基础上，对前人的成就加以总结和集中，创造性地完成了自己的创作。

吴承恩自幼就酷爱野言稗史，喜欢神话传说故事，并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积累。他写志怪小说，意不在鬼神，而是有所针对，其中寓含着作者的社会理想和对现实生活的批判。这种创作态度，保证了《西游记》的成功。

一桩遗憾的文坛公案

中国古典小说的作者几乎都是谜，而且，越是有名的小说，其作者之谜越大。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文学百花园中一朵怒放的奇葩。自问世以来，不胫而走，风靡文坛，故事流传，广及民间，真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雅俗共赏。因此，《西游记》便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一道，被誉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四大名著”，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其作者究竟是谁，数百年间，争论纷起，莫衷一是，形成了一桩旷日持久、众说纷纭的著作权归属之争的著名文坛公案。

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无独有偶，并非《西游记》有此遭遇。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之作者的谜，似乎比比皆是。一般的小说，匿名的、化名的，司空见惯，往往还以无名氏名之；即使著名的小说，也同样难辨作者真伪。像《水浒传》就有施耐庵和罗贯中的作者之争；而《金瓶梅》究竟是谁所作，迷雾重重，世所罕见，说法就有几十种之多，兰陵笑笑生究为何人，至今仍是难解之谜；《红楼梦》亦不例外，作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作者之争虽不似《金瓶梅》那样复杂，但谜团仍然存在。有曹雪芹创作说（这是目前多数人所公认的说法），有前人创作后经曹雪芹删改成书说，有部分原稿为前人创作说，还有集体创作说；至于后四十回的作者，同样

是疑问丛生，有高鄂续作说，有程伟元续作说，还有高鄂、程伟元根据曹雪芹残稿及前人的续作进行“修辑”说，如此种种说法，不一而足。《西游记》的创作权，也同样是意见纷起，诸家说法各异，有吴承恩创作说（这是至今为止为多数研究者首肯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的最流行的意见），有元道士丘处机创作说，有陈元之所作说，在民间甚至还有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撰《西游记》的传说在流行。这种种奇谈，为《西游记》创作权的归属蒙上了更多的迷雾，也为后世研究《西游记》的作者留下了难题。

古时候，小说乃不入流的文学门类，正统的知识分子就有“壮夫不为”之心，史书小说家也难入法眼。于是，作者难以定论便势所难免。

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小说作者难以确证的现象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1. 小说在古代是难登艺术大雅之堂的艺术旁门，在整个社会中，从上到下，对小说没有明确的肯定，往往把小说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消闲的工具。因此，小说在古代文学中，始终没有进入正宗之列，其地位远在诗文之下。而诗文不仅是从上到下整个社会推崇的文学门类，更是统治者教化人心、培育人性的重要手段，还是知识分子走入仕途的敲门砖，以诗文取仕就足以说明诗文至高无上的地位。

2. 形成这种风尚，一方面固然是诗文的出现比小说早，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小说这一概念的认识，开始就带有轻视的态度。最早涉及“小说”概念的是庄子，虽然庄子眼中的小说并非今日所言之小说，但他的界定和阐释对后世人们借用庄子笔下的“小说”来概括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是有影响的，并使人们对小说产生某种误解和



苏轼
吴承恩
丘处机

误导。庄子在《外物篇》中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眼中的“小说”，指的是一些不合大道的琐屑之说。后来班固在给小说下定义时，大体是顺着庄子的认识路径的，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是这样讲的：“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班固所讲的小说，与现在人们所讲的小说大致近似，其所指内容与小说的内容也有相同性。显然，小说的正统性在文人的心目中是难以确立的，自然在社会中也就难以建立起小说的正宗地位。

3. 正因为小说乃“不入流”的文学门类，正统的知识分子就有“壮夫不为”之心，这就是我国古代小说在明清以前始终没得到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即使一些文人利用这一形式来反映生活，倾诉胸中块垒，表达对人生的认识，显示社会的意愿，也难以理直气壮，只好采用匿名、化名或者干脆以不名名之的手法。这样，既可以避免受到统治者和正统文人的攻讦和轻蔑，给自己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又可以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通过小说得到实现，完成作者对人生社会的认识。

4. 由于小说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是诗文所难企及的；一个真正的从生活出发的小说家，必然要在小说中展现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这样一来，在小说的内容方面，势必涉及到与正统相反的内容甚至是对立的内容，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方面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专制时代，这是十分危险的，杀头坐牢遭禁，是司空见惯的事，小说家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命是否受到威胁，不得不思量小说流行带来的后果，隐姓埋名自然是避让不测之祸的举措。同时，一些文人创作的小说，从社会效果而言，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有不良影响，如对性的描写，在明清言情小说中，是屡见不鲜的。小说家不得不顾及自己在社会中的道德形象，采用化

名匿名或不名的方式，便可省去了舆论对自己的巨大压力，尤其是在一个谈性色变、禁欲主义盛行的社会，更是如此。

当然，除了上述种种原因外，也不排除一些无聊文人和少许无耻文人，害怕自己所作的小说，为正人君子和多数读者所不齿，自己心虚胆寒，故意隐去真实姓名，以逃避正义的谴责。所以，在一些可谓下三滥的小说中，不敢署上作者自己的姓名也就不足为怪。由于对小说不重视的社会氛围，隐名的小说家自不必说，即使能确证的小说作者，其生平资料史载也极少，《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都是这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小说家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史书，尤其是正统史书，小说家难入法眼；一些零星的生平资料，往往只散见于野史稗史之类的杂记著作之中。所以，形成小说作者难以定论的文坛公案，在一个不重视小说的社会里，便势所难免，便顺理成章。这就是事实。

《西游记》的作者之争

关于《西游记》作者是谁，大体有四种说法，其一为丘处机说。因为：

1. 丘处机曾游历西域，并撰有一本名叫《西游记》的书。
2. 长期以来，《西游记》一直被定位为道教神魔小说，因其全书充斥道教术语，而这些术语又多为丘著书所用语。

除吴承恩作《西游记》说之外，较有影响的首推元代全真派祖师爷长春真人丘处机及其弟子所作的说法。

《西游记》在明代刊行时，几种刊行本都没有署作者姓名，这就为附会作者提供了可能性。进入清代，有位自称为“西陵残梦道人”的汪澹漪，在笺评刊刻《西游记证道书》一百回本时，在卷首增加了虞集的《西游记证道书原序》，并载有丘长春真君传，于是，用孙楷第先生的话说，“自象旭（引者按：即汪澹漪）此书始冠以虞集序，以为丘长春作，并谓得古本。”^①事情还不止此，另有缘由在。丘处机曾游历西域，其弟子李志常曾撰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记述了丘处机西行的故事，因此，直到民初，学术界和出版家多认为明刊本佚名《西游记》便是李志常所作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并逐步认为此书实为丘处机所作，其弟子李志常不过是记录整理了该书。

在清一代，持丘处机创作《西游记》一说的人是有市场的，毛奇龄持是观，认定丘处机便是《西游记》的作者；《乡园旧闻录》的作者王培荀说：“《西游记》，传长春真人丘处机作。长春馆一名大庵，在西外门，为修真之处。殿后平地有洞，蜿蜒数十里，名长春洞。今人民家，洞不知有无。”^②王培荀看来是赞同丘处机创作《西游记》之说法的，但他在行文中用了“传长春真人丘处机作”的表达方式，显然也没有十分肯定。其实在清代，对丘处机创作说提出质疑的也大有人在，他们通过书中的有关内容及其他旁证材料，认定此书的作者当属明代，而非元人丘处机所作。如钱大昕所说：

《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

^①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引自《〈西游记〉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194页。

^② 《汇编》，第179页。